



许美端：归根结底，艺术作品展现的是一个独立人格的情感和思想，没有性别之分。（张紫珊摄）



高程锦：在音乐史的高化叙事中，少数群体会被选择性遗忘。（受访者提供）

古典/乐史上

女作曲家为何集体缺席

——访本地女作曲家许美端、高程锦

张鹤杨 / 报道

zhanghy@sph.com.sg

来自欧洲的古典音乐对于现代社会的声响存在，影响深远，即使是接受过音乐训练的普通人，也会对莫扎特、贝多芬等家喻户晓级别的作曲家有所耳闻。而音乐发展史则大多可以从17世纪的巴洛克时期开始，如数家珍地罗列出自西方音乐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作曲家与他们的不朽之作。

然而在这谱系当中，却鲜有女性的名字。为什么我们对女性作曲家知之甚少？其背后是女性在这个职业上的集体缺席，还是历史叙事中的选择性遗忘？

近日，在本地上演的高程锦音乐会不约而同地聚集这一议题。2月27日，由女高音林佩敏发起的“Unheard”音乐会以主题专场，呈现高程锦等七位新生代本地女性作曲家的作品。3月13日，由新加坡交响乐团和《联合早报》共同策划的“乐享时光”系列室内乐音乐会，将致敬西方音乐史上默默无闻的女性作曲家，并演奏本地作曲家许美端的室内乐作品，唤起公众对女性作曲家的关注。

许美端和高程锦是本地作曲界的两位佼佼者。许美端（53岁）现任南洋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主管跨学科研究；高程锦（25岁）曾获2014年全国华语比赛钢琴公开组冠军。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英国莱斯特音乐学院作曲系，目前在纽约大学攻读演奏博士学位。在《联合早报》的邀请下，她们对于历史上女性作曲家的处境各自提出了深入且多维度的思考。

社会对男女有不同期待

■问：为什么我们对女性作曲家知之甚少？

许美端：我们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拥有创造力，这种能力

是独立于性别之外的。但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和社会的期许，会引导男孩、女孩走上不同的发展轨迹。

我近期读到的一项行为学研究指出，人们对“创造力”的认知与“自主”“独立”等品质有极强的关联性，而这些品质常常是用来形容男性的。在这种刻板印象下，人们在很小的年纪就会被暗示哪些职业可以做，哪些是不可以做的。

不同于音乐行业中的表演者和教育者，作曲家是一份极其特殊的职业。作曲这门艺术囊括极为复杂的情绪，最后通过作品，作曲家把自己巨细无遗地展露给世人，接受同行甚至百年后世人的检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

高程锦：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女作曲家芭芭拉·史特罗齐（Barbara Strozzi）或许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和时代背景。在她出版的第一册意大利牧歌（Madrigal）中，她写道：“作为一名女性，我为这部作品的出版感到担心。我希望它能安全地埋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而不会被诗敌之语所中伤。”

许美端：在几十年前的欧洲，还没有现代音乐学院的概念。如果你是作曲家，谁给你发薪水？当时社会对于女性普遍的看法还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而不是独当一面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家庭已是必选项，那必然要牺牲事业或其他的追求。

法国最著名的作曲家和教育家之一，娜迪亚·布勒热尔（Nadia Boulanger）教出许多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记者包括：甚至包括我国先驱作曲家梁寒操）。然而她一生未婚，并且坚持男性的打扮。她在自传中感叹，自己选择事业的代价是放弃了家庭和成为母亲的资格。

高程锦：有一则故事现在看起来颇为有趣。20世纪初最伟大

的作曲家之一，可与贝多芬比肩的勃拉姆斯，马勒就是个“宠妻狂魔”。但是面对妻子阿尔玛对于作曲的兴趣和追求时，马勒写信告诉她：“家里有一个作曲家就足够了，你唯一的职业就是照顾我。”

从今天的价值取向来看，马勒是一个无情且专制的丈夫。他是一个回归当道的境遇，马勒的话其实还挺贴切。他的混合词是：作曲是份苦差事，是朝不保夕的职业，你在家幸福就好了。

历史叙述是有选择性的

高程锦：另一方面，历史的叙述是有偏见的。和各国的历史一样，音乐史也是由强者书写。清末时很多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最早接触到广东的民间音乐，随之他们的标准描述中国音乐“音色尖锐，十分嘈杂”。这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了西方人对华乐的看法。

如今我们熟知的作曲家几乎都是男性白人，因为历史也是由他们书写。直到我在大学时读了Naomi Andre写的《黑色歌剧》

（“Black Opera”），才知道原来历史上也有黑人作曲家不仅创作音乐，而且写出了歌剧这样复杂且巨大的音乐作品。

和苏丹提到的史特罗齐同时期的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被认为是音乐史上第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写了九卷意大利牧歌。牧歌是那一时期最重要的音乐体裁，史特罗齐写了八卷，然而她在历史上知名度却不如蒙特威尔第那么高，而且她的作品能够出版，很大程度上跟她的诗人父亲有关。

还有很多作曲家被历史遗忘，是因为他/她的写作风格没有符合历史叙事的脉络。当我们回顾音乐史时，从巴洛克风格到古典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仿佛是一条线性的进化脉络。实际上，音乐发展是发散性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忠于自己的音乐风格。

但我们所熟知的音乐史是一个极度高化的历史脉络，被大书特书的是那些在这条主脉上起到革命性的寥寥几人。同样，我们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普及性教育也延续了这样的惯性，少数群体就一直被忽视了。

媒体与演奏家角色

高程锦：音乐在近代成为商业化活动后，我们的交响乐团不断重复演奏“经典”。经典作品旋律优美、艺术价值高自然是原因之一，但作曲家的知名度往往也关乎票房收益，至少是上

西方音乐史上声名显赫的作曲家皆是男性白人，鲜有女性之名。最近本地上演的高程锦音乐会不约而同聚焦在这一议题，记者和本地作曲界两位佼佼者许美端和高程锦做了对谈，探讨历史上女性作曲家的困境、缺席的导因等。

的确，我曾经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高程锦：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在行业里受到歧视。当然这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大多数要在竞争中筛选时，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性别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亚洲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高程锦：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在行业里受到歧视。当然这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大多数要在竞争中筛选时，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性别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亚洲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亚洲身份是另一个刻板印象

■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针对女性作曲家的困境？

许美端：我自认是幸运的，因为我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是个世纪前那些勇敢站出来为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受教育权的先驱者让我有机会成为今天的我。我也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并没有遇到明显出于女性身份的困扰。但是我的亚洲身份有时会成为我的困扰。我在英国和法国各住了十年，常常会遇到人问我为什么在我的音乐中没有东方的为什么？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高程锦：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在行业里受到歧视。当然这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大多数要在竞争中筛选时，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性别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亚洲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高程锦：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在行业里受到歧视。当然这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大多数要在竞争中筛选时，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性别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亚洲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亚洲身份是另一个刻板印象

■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针对女性作曲家的困境？

许美端：我自认是幸运的，因为我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是个世纪前那些勇敢站出来为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受教育权的先驱者让我有机会成为今天的我。我也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并没有遇到明显出于女性身份的困扰。但是我的亚洲身份有时会成为我的困扰。我在英国和法国各住了十年，常常会遇到人问我为什么在我的音乐中没有东方的为什么？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高程锦：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在行业里受到歧视。当然这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大多数要在竞争中筛选时，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性别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亚洲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高程锦：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在行业里受到歧视。当然这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大多数要在竞争中筛选时，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性别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亚洲

的确，我研究过书法，试图从毛笔的笔锋和时间的关系中汲取灵感。但我是亚洲人的事实不一定代表我必须写具有亚洲内涵的音乐，这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

亚洲身份是另一个刻板印象

■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针对女性作曲家的困境？

许美端：我自认是幸运的，因为我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是个世纪前那些勇敢站出来为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受教育权的先驱者让我有机会成为今天的我。我也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并没有遇到明显出于女性身份的困扰。但是我的亚洲身份有时会成为我的困扰。我在英国和法国各住了十年，常常会遇到人问我为什么在我的音乐中没有东方的为什么？



由林佩敏发起的第一场“Unheard”音乐会2019年于波士顿举办，钢琴者为本地青年作曲家沈子扬。（受访者提供）